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商
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
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
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
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左武衛將軍坐事免
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
鄴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
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

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襲賜甚厚遷信州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能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爲將軍及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諾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

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使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虎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過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姬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恤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
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高祖
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
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徐州總
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
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
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在諒有變拜緒晉絳二
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與楊素擊破之拜左武
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

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
迎謁道傍帝命舂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
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
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
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往討之緒擊破元進解
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爨僅以身免
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十餘人進
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
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

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以先帝在仁壽宮置

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然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身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

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甚壯悍言聞數百步爲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噴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此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

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並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除名未幾越嶲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

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
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熨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
勢漫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通
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斬東都

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景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
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
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
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
通議大夫尋遷虎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
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
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
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

通志附列傳七十一
帝在江都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
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
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
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破
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
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
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
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
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

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
自殺由是知名拜虎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雁門萬善
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
善力也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
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
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
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
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

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旣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高祖以其父之故拜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虎賁郎將後二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王歡斯渴刺堯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

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來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堯獲其子島搃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反也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

侯後帝幸江都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
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擊之往見克捷超拜右
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
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哀使
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
義之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
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
威儀仕周爲興正上士高祖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

配事晉王爲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有驍
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非急所
在有聲轉右驍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
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
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
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
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
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二年帝將
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北庶帝大怒以

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
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才極
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
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
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
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
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
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與處更
為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賊俄而化及為竇建德

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
興洛賀蘭番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
稱職知名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
侯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高祖倨與敦魯相長壽祖
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太宗伯
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
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
周大象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

總萬機召爲左官伯累遷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
濮陽郡公高祖作相尉遲迥作亂以述爲行軍總管從
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
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封襄國公開皇初拜右
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爲行軍總管率衆自六合而濟
時韓禽虎賀若弼兩軍趣丹楊述進據石頭爲韓禽虎
賀若弼兩軍聲援陳主旣擒而蕭巖據東吳之地
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俱進落叢公
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巖大敗巖以會稽

降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
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奏爲壽州總管王
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討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以大
王才能蓋世數經鎮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
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
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與
之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
廢立晉王大悅多資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
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

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
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
言於素素亦從之由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其子士
及尚南陽公主賞物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
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
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
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至冬朝會輕給
鼓吹一部後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
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

渾見述擁彊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掠
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尼丘川進擊大
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吐谷渾主南走雪山故
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
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
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
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
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
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製飾皆出人意表數以

通志附錄卷之七
四七
竒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寵悅焉述時貴倖言無
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述
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
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
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
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
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
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
臨戰時耳至於營柵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卽其故

事述與九軍至鴨渌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
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實詐降也述先與
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旣而緩縱文德逃歸述
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
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
又內逼群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阻山爲
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
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置力
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

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
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
帝大怒以述等屬吏除名為庶人明年帝又事遼東復
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
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洛陽發
諸郡兵討之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懼而西遁將圖
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禦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
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
護兒陣當其前遣突厥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玄遂斬

玄感傳首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
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
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
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
關而入可也帝從之尋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
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伊相望于第
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
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自陳也述有二子化
及智及並得罪于家述流涕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

卽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
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被門戶魏氏反命隱其言
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
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
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黃
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定興者附會
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
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初
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好著奇服炫

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
世輕薄者爭倣學之謂爲許公袷勢述又遇天寒定興
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
人又學之名爲許公袷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
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帝後將事四夷大造兵器
述薦之因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
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
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
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

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之帝從之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使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定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左衛大將軍知少府事九述薦達皆至大官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述子化及性亮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在東宮時常須千牛出入卧内累遷至太子僕以受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

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縱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轍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嘗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遠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詔以公主故乃釋並賜述爲奴述薨後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時李密起兵據洛口煬帝在江都不敢還從駕驍果多關中人又客驪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虎賁郎將司

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闕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至尊欲築宮丹楊勢不還矣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暹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日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應

揚郎將孟秉符驍郎將李覆牛方裕自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美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歡昵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

三才七八
通志附錄卷之二
三
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本驚怯初聞之大懼色
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
衆恐人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
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
告所識者詭言至尊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以
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
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
戡知計已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
惟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

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
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欲喧囂
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
虎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
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
象殿殺將軍獨孤盛虎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
皆走帝遂匿於西樓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大呼
曰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虔通與監門校
尉令孤行達拔刃上從往執帝遂扶帝下樓帝謂虔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與汝西歸何忍殺我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父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化及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果毅郎將馬文舉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復將入宮帝曰我有何罪致此文舉數其五罪使令孤達與驍果于弘達牽頓使坐

以練布縊帝於寢殿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惟留秦孝主子浩立以為帝其二十七日化及擁衆奪江都人船撤從水路由歸至顯福宮宿衛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於是化及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

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昧群小在側
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因共李孝
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
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十餘人殺
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
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勳以
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擒送
於侗所獲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
遂入涿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民吏責米粟王軌

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
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
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比走魏縣張愷與其
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
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後尤智及
曰我初無此心由汝為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
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之誅豈不由汝乎因抱其兩
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日都不賜智及及將敗乃欲歸
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關閱言無長幼醒而

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嘆曰人生會當死豈不一
日作天子乎於是鳩殺浩僭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
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
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餽
餉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誘化及等化及不
從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還寶建德悉衆攻之先是
齊州賊帥丁溥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
居守至是溥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世衆先執智
及元武達孟秉揚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

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君之罪并其二子承基承
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
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鬪鷄集放鷹狗
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
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介之愆必加鞭
捶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惟化及事事營護父述再
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
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過而爲化及請命
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告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

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
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
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司馬
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
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
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克
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
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
夫遷虎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

果萬人營於城內驍果之謀爲逆也德戡實有扇動之
煬帝旣被執德戡與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
德戡爲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
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
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
及智及爲言之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德
戡乃與其黨謀以所將兵萬餘人襲殺化及遣人使于
賊帥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
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

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勳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婚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唐即授徐州總管轉兗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江都弒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李密字法主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弼周太師趙國公號為名將自有傳祖曜邢國公位開府父寬自周入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密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為刎頸交後更折節就學尤好兵書誦皆上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為

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玄不足為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計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耳今日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

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為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在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按西至閩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為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

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都賊帥程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

直趨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敗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說讓以廓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之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郇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

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虎賁郎將裴仁基以虎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頌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身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聞行觀隙乃與數十騎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

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眾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眾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宰總眾務以

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步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哀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

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虎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唐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文化及弒逆自江都北指黎陽

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
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
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
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
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
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
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
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偽與之和化及大喜次其兵
食其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殺之具言密情化及

大怒又食盡乃與密戰于董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
頭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都遣
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
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弒帝人于
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
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
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之食乃請交易
郟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
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

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
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
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謀叛揚慶聞而告密
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
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
行儼等迎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醜金等驍將十數
人皆被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
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頰
為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

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半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
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
引騎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
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勳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
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濟歸之謂曰父苦諸
君我今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若
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
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
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

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
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禪徙居新豐頹
禪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
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
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豸聲沈猜多詭詐頗
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
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
敷奏明習法律而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

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言稱爲
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
候人主顏色訶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
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
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
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盜賊群起人
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
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

寇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破之每有寇捷必歸功於下
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為用功最
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
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
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
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
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
之然性多矯僞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
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培面

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
之十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柳謙為盜數年兵
十餘萬在豆子齠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群盜又擊盧明
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
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
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
相法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
帳上所司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乃厚賞世充
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

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
世充為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暱遇李密
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
虎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
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軍
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
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濡濕在道凍死者又
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
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今皇嘉城中不敢復

出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置
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越王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
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
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
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士曰文都之輩刀筆
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
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
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
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

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闇等
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
驃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
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
臣非敢反誅叛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
衛之令將帥棄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
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以言元文都
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
尋遣韋節等諷侗命_隸爲尚書左僕射都督爲外諸軍

事又授其兄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
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棄其弊而擊
之世充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
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
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
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兵二萬餘人馬
千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于時密新得志於化及
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
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

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濟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密軍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獲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千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爲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

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拒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揚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揚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

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
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遂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
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
繼送款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
至虎牢太宗破之禽建德執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
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爲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
襲爵襄陽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爲
丞相以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爲左直

齋遷車騎將軍都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
儀同又敗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爲太子左衛副率
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
並起爲盜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
爲段姥後用郝令揚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
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
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
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旣多達不能因機

通志內五傳七十一
十一
決勝惟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
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
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虎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
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外薄上
春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未陣而走軍大
潰津没于密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
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
誅王世充達預焉旣而陰告世充達爲之內應及事發
世充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旣破李密諷越
没

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
沒
列傳第七十七
通志一百六十四

通志附錄卷之三十三

